

卖馕戳的一家人

□南京 明前茶

在新疆,馕是男女老少最朴素的随身干粮,这种在馕坑里烤出的大圆饼子,外面要烤到微微焦脆,才能经得起游牧生活的颠簸与防腐要求。为了防止馕在烤制的过程中膨胀、开裂,必须使用馕戳工具,在面饼上扎出排布规律的孔洞来,这也让烤馕长出了有趣的花纹。新疆大地上,这种朴素又繁密的美举目可见:住家的壁纸、帐篷里的挂毯与羊毛桌垫、哈萨克人衣袍上的滚边,细看那色彩明艳的花纹,无不绵密规律,像馕戳在饼子上扎出的花纹一样,是细密的叮咛,是家与亲情的独特符号。

新疆人最爱用的馕戳工具,是鸡毛做的“吐客车”。“吐客车”完全以手工制作,刚做好的“吐客车”,与我们踢的鸡毛毽子有几分像,不过,要粗壮得多。制作者还要在陀螺形的“吐客车”上,用浆糊粘上一圈花布,替它们穿上红色、紫色、金橙色的花衣裳。

晾晒到浆糊干透,迷人的“吐客车”有着饱鼓鼓的造型,纯真烂漫的喜气。就算家里不缺馕戳工具,也让人忍不住想买一个。

丹尼汗老妈妈与老伴儿手工制作“吐客车”来养活全家人,转

眼已经16年了。自从家中的小女儿祖香8岁那年因疾病而下肢瘫痪,离不了人照料,丹尼汗老妈妈就把家里的棉花地和黄萝卜地,都转让给村里的乡亲种植,自己在家做点小手工贴补家用。

一开始,她花费大量精力来编织羊毛桌垫,但要买桌垫的主顾毕竟不多,难以形成稳定的收入。老妈妈为女儿的未来忧愁,暗地里不知流过多少眼泪,视力也在下降,逐渐做不了那么精细的活计。邻居扎克拜妈妈就手把手教她做“吐客车”。扎克拜妈妈的意思是,她的侄儿与儿子都在城里开饭馆,主营新疆大盘鸡,“漂亮的公鸡毛嘛,多的是。”村里的裁缝梁娟,来自四川,逢年过节都要替大姑娘小媳妇们做连衣裙、做绣花袍子,找点巴掌大的零头布,还不容易?

丹尼汗妈妈被说服了,生活稳定了下来。能歌善舞又寡言少语的村里乡亲,逐渐退出了“吐客车”的制作队伍,不露声色地把生意留给丹尼汗妈妈一家。

丹尼汗妈妈得以安心照料女儿,给她梳头打扮,教她认字读书,并学唱哈萨克人的史诗。早上一开门,丹尼汗妈妈经常会发现,

门廊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大包洗净晾干的鸡毛,或者已经削好的红柳枝小木棍。这几年,哈萨克与维吾尔族的年轻女孩也逐渐习惯了买流水线上的成衣穿。裁缝们生意清淡,不得不将做衣服当作副业,梁娟也将大部分精力转到了电商领域,夏天忙着卖瓜果葡萄,秋冬忙着卖核桃、杏脯、长绒棉被子,可她,也没有忘了扎克拜妈妈的嘱托,她特意建了一个群,让做裁缝的自家亲友,留心收集图案鲜亮、明快的碎布头,攒了一大包,就给她快递过来。

梁娟挽着一个大包袱,亲自去给丹尼汗妈妈送布头。她欣喜地发现,丹尼汗妈妈的女儿祖香,已经在打开手机镜头,按照她教给的方法现场直播,展示自家的“吐客车”有多么趁手和可爱。梁娟注意到,坐在轮椅上36年的她,头一次露出了羞涩和调皮的笑容,当她把“吐客车”称为“我的花裙子小矮人”时,梁娟意识到,只要新疆人对馕这种食物还有深厚的感情,丹尼汗妈妈对女儿未来的各种忧虑,终于可以放下一半了。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有想法,也能实践的祖香,已经成长起来。

江南春天

□南京 邹世奇

又是一年岁末。作为一个新南京人,我即将在这座城市度过第十三个春节。感谢我慈祥贤惠的老南京婆婆,让我们每年不去餐馆,回家吃这顿一年中最重要的饭。

一桌南京年夜饭里一定会有鸭子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的人对鸭子有那样深沉的热爱。有一年禽流感肆虐,鸭子被迫被从饭桌上撤掉,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南京人对着品类惊人的水陆珍馐哀叹“没得吃的”。来南京之前,我相信咸鸭蛋是盐水鸭生的;来南京之后,我相信北京烤鸭是明朝贵族从南京带到北京的。

一桌南京年夜饭里一定会有香肚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记载:“周益兴铺在彩霞街,八十多年,专制售小肚,闻名大江南北。”虽然在我这个外地人看来,香肚不过就是球形香肠,论味道也是见面不如闻名;但是据说正宗香肚的做法已经失传,老一辈人曾经吃过“此味只

应天上有”的香肚,可惜我辈无福品尝了。

江边的城市总是爱吃鱼的。南京年夜饭里的鱼可能是青、草、鲢、鳊、黄鱼、白鱼、鳊鱼……更可能是鲈鱼。《晋书·张翰传》载:“翰因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,曰:人生贵在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,以要名爵乎!遂命驾而归。”这是“莼羹鲈脍”的由来,也可见吴人有吃鲈鱼的传统。这个典故中的菰菜就是茭白,和莼菜一样,至今仍然出现在南京人的饭桌上。莼菜是非常清雅的菜蔬,形状和质感都像微型的荷叶,入口清鲜滑爽。

江南清雅的蔬菜多。南京年夜饭少不了的还有炒芦蒿,因为苏东坡的诗,芦蒿的名气非常大,它的色、香、味、形也都担得起它的名声。还会有冰草,这是一种近年由非洲传入江苏的植物,其外形令人一见难忘——鲜嫩多汁的碧绿茎

叶外面,竟形似天然披着一层细密冰珠,看上去冰清玉洁、如诗如画。新鲜洁净的冰草蘸着酱汁生吃,自然是香脆爽口的,但是不能多吃,因为性寒。来自热带,外形和内心却高冷,冰草真是一种有趣的植物。

南京年夜饭里还会有菊花脑蛋汤。菊花脑,这种植物叶子似菊花叶而娇小,茎丝丝络络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写到芦蒿炒香干、芦蒿炒面筋,却没有提到冰草和菊花脑,窃以为如果不考虑时空因素,冰草、菊花脑与《红楼梦》实在不能更搭。

作为一只草食动物,我是更爱南京年夜饭中的素菜的。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正是烟雨江南的春意孕育了那样多灵秀、美好的蔬菜。我们在除夕夜里享用着江南的物华天宝,家家户户笑语喧哗中,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,新南京人慢慢变成老南京人。

第一场雪

□湖北安陆 徐晟

如果冬天不下一场雪,就仿佛缺少点什么,心里空落落的。冬天不能没有雪,就像春天不能没有花一样。

北风呜呜刮了一夜,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熬雪。

早上醒来,外面有细微的声响。满心欢喜,拉开窗帘。没有想象中的漫天飞雪,只有细细的雨丝夹杂着零零星星的雪粒,落到地上,打几个滚儿,濡湿一片。

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双眼睛,在窗棂后巴望着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

雨夹雪就是个跑龙套的演员,看看没什么观众,自觉没趣,隐身幕后。午饭的时候,雪像个大腕儿,一出场就是派头十足,满天飞花。

雪熬出来了,风就走了。

一朵朵的雪花,悄无声息。像柳絮,像芦花,轻飞曼舞。只一顿饭的工夫,屋顶上,地面上,全被雪覆盖着。就连柳树的枝条,也裹上一层雪线。

天地一片苍茫。

田野静寂,雪落如棉。雪花亲吻着枯萎的草茎,拥抱着青葱的麦苗。乡村渴望这样的大雪,温一壶老酒,围着火塘,讨论来年的收成,细数在城里打工孩子们的归期。

城市的喧嚣,暂时淹没在沸沸扬扬的大雪中。那些沉睡的记忆,一下子苏醒。广场上,公园里,街道旁,只要有一块空地,就有一些鲜艳的红唇,以雪地为背景,用相机把自己和雪融在一起,分享到朋友圈里。男人们一下子变成了艺术家,按照记忆中的模样,在雪地

上堆起山丘,河流,村庄和雪人……他们的心中,一定升起了袅袅的炊烟!

孩子的童心,雪一样洁白。冻得通红的小手,捡起冻死在树下的一只麻雀,小心地埋在雪地,就像埋下一粒种子。孩子的心里,住着一个春天。想起小时候雪地捕鸟,拉一面网,撒一把谷子,看鸟儿们为吃一口食身陷网中,拼命挣扎的情景。我不能不承认社会的进步。

雪天将晚,白杨树上,两三只喜鹊在巢边叽叽喳喳争吵着。不知哪只鸟儿,下雪天迷了家门。

这样的天气,适合偎在床上,读一本闲书,听一段音乐。或者,邀三五个好友,围炉而坐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岂不是冬天的一件美事?

烤红薯

□南京 吴月华

初冬时节,烤红薯的摊点散落在城里的大街小巷。一个个圆铁桶的大烤炉子,里面燃烧红红的炭火,薯农将红薯一个个架在炉壁上慢慢地烤,红薯表皮慢慢变软再转焦。烤熟了的红薯,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甜气味,虽无一字招牌,却时刻牵扯着行人驻足。

烤红薯,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最简朴的吃法了。喜欢吃烤红薯的我,经不起甜甜香香的大诱惑,肚子里的馋虫就开始作祟,寻找烤红薯的香甜,一路嗅着香味寻到烤炉前,买上几个烤熟的大红薯,站在如此寂寥的清秋或飘雪的冬日街头,手捧烤得发烫热乎乎藏着久违幸福的红薯,在两手间倒来倒去,一边吹着气,一边急不可耐地剥开红薯皮,大咬一口,虽被烫得龇牙咧嘴,可那香甜酥软的烤红薯却让我狼吞虎咽,一口接一口,无法抗拒。此情此景,又怎能不让人忆起那浓浓的乡情呢。

童年,我的家乡在江宁方山,盛产黄皮红心的红薯。乡下家家户户都用砖砌的灶台做饭,燃料以稻草、麦秸为主。农村人家过日子总讲究个精打细算,饭熟之后,灶膛里的余烬还红旺着,于是奶奶便拣几个红薯埋进去焐好。放学的弟妹们已习惯奶奶的做法,从大锅灶膛里扒出烤熟得的红薯。剥开乌黑的焦皮,露出黄澄澄的瓤儿,顿时,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。放嘴里咬一口,软酥酥、甜丝丝的,那个带着薯香的糖浆汁水顺着喉咙滑下去,甭提有多爽了。

童年的乡村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,红薯的生命力极强,不管土地是富庶还是贫瘠,在自然条件下都能旺盛生长,土里的果实在不露

雪中那把红雨伞

□南京 李泳

那是一个飘雪的黄昏,天光向晚。之前小区天然气管道因突发故障暂停供气,我和家人只好去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用晚餐。

刚走出小区,发现不远处飘动着一把玫瑰红色雨伞,在灰灰的天幕下,白白的雪花中显得格外耀眼。只见那红雨伞下的俩人紧紧依偎在一起,右侧的一只袖管静静地垂着,左侧的手拄着一根手杖,看上去像是一对老年夫妇,正不急不忙地在雪地里走着。当时我暗忖,都是上了一把岁数的老人,竟选择这种天气出来散步,挺有趣的。

小餐馆此刻挤挤挨挨的人气正旺。我们简单地点了几个菜,找了一处空座坐下,等着店员上菜。不经意间,发现靠门的收银台侧面正立着一把玫瑰红色雨伞,一对头发花白、身着褐色羽绒服的老人背对着我坐在一张餐桌前,很显然就是之前在路上遇见的那对老年夫妇。这时只见那位大爷用自己的右臂温情地环绕着那位大妈的肩,大妈则将左手汤匙徐徐递到大爷的嘴边。他们彼此紧紧地挨着,靠得那么紧,仿佛这小餐馆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。见此情景,我不禁暗自嘿嘿发笑,都这个年纪了,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秀恩爱,似乎有点

声色地在长着成色。到了红薯丰收的季节,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,河水静静地流,芦苇轻轻地摇,秋虫在浅吟,蚍蚍在低唱,埋在泥土的红薯才会亮出底牌。

挖红薯热闹的田间地头,男人们扛着钉钯或锄头在一垄又一垄土包地里撅红薯,老人和妇女们把它理干净,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放进箩筐里。他们再肩扛或挑担到马路上,用拖拉机运回家。一些小伙伴放学后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,跑到地头撒欢作乐,寻捡那些不慎被埋于土中或是被遗弃在地头的红薯,一睹他们品尝战利品时的兴高采烈。

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“海中之人多寿,而食红薯故也”。红薯是山芋的别名,又称长命食材。它是一种普遍的杂粮商品,含有丰富多彩的碳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、胡萝卜素、矿物质等多种对身心健康有益的元素,红薯和米、面混吃,能够提升正餐的营养成分,让人益寿延年。

幸福并不遥远,在我们浅浅的思绪里的红薯,温暖的是心情,甜蜜的是笑容。剥开烤红薯依旧散发着热气的焦皮,吃在嘴里,暖在心窝,甘甜如饴。从扑鼻而来的焦香里,嗅出了田园的谧静,泥土的芬芳,酥软绵香,沁入心脾,用心去品闻,情不自禁沉醉其间。冬日特有的红薯香,那叫一个甜!

童年时烤红薯的味道虽无法复制,但它却让无数身在异乡的游子们,无论在哪儿,都能感受到家乡充满着温情甜蜜的红薯味道,在思念中自然流露出心底情愫。天冷了,吃个喷鼻又甜又香的烤红薯吧。

太过浪漫了吧。

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,我与家人用完了晚餐,起身去收银台用手机支付完餐费,回头下意识瞥了一眼这对老年夫妇。只见那位大妈兀自不厌其烦地将热汤一勺勺递送到大爷的嘴边,眼里盛满了对老爷爷的恩爱与怜惜。大爷则双目直直地盯向前方,古铜色的脸上漾着一种只有热恋中的年轻人才有的幸福与满足。我再近前仔细一瞧,原来这对老年夫妇竟是两位残障人士,大爷是盲人,大妈是独臂!在这小餐馆的一角,他们的肩始终紧紧地挨着,彼此惺惺相惜……这场面顿时把我震撼到了。

当我跟家人走出那家小餐馆,走进雪中,我的眼前又浮现了此前在来小餐馆的路上所见到的那一幕——一把玫瑰红色的雨伞在雪中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,伞下的肩膀彼此靠得很紧,很紧,步子迈得很慢,很慢,那露在伞外的两只手臂,一只拄着手杖,一只静静地垂着。

这或许是我此生见到过的最真实、最浪漫、最唯美的画面。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我似乎读懂了写在这把红雨伞下的爱的真谛与内涵。